



# 塘边小屋

■司伟宽

人的记忆里，总有一些人，一些事，或一些地方让你挥之不去，难以释怀。近读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一书，感触颇深，不禁也想起了我上初中时曾经住过的一个简陋塘边小屋，那里是我少年艰苦求学的见证，有我青春奋斗的印记！

塘边小屋，从字面上乍一看，似乎充满温馨浪漫气息，其实它是老家前张楼村一所具有上百年历史，曾经见证风雨沧桑的旧瓦房，后来被一个本地同学赵普宇家买了下来，因为屋东边有一个很深的大水塘，于是就给它美其名曰了。

说起我和塘边小屋的渊源，就不得不先说说我的初中生活了。1987年7月份，我小学毕业后，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离村子十多里外的前张楼中学，这所中学是乡里的重点，当时名气很大，每年考上小中专和高中的人不少，升学率高，附近几个乡镇的学生都争相到这里来求学。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2岁，年少轻狂，也根本不知道啥好，稀里糊涂中就踏上了背井离乡式的艰辛求学之路。

前张楼村位于我们张得镇的西南面，中学在村子的最北头，占地100余亩，从学校那个古朴庄重、斑驳陆离的二层楼来看，它是有不少年头了。校园里面基本分为两个区，东面的三排平房是教学区，中间和西面的房子属于老师办公区和学生生活区。俗话说：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，这里的条件是异常艰苦的，由于当地属于丘陵高岗地带，缺水少菜，学校食堂只供应主食，没有蔬菜，我们这些外乡学生只得一周回家背一次干粮，带上一瓶咸菜。校园里仅有一眼大口井，用轱辘打水，不过井水有限，主要用来保障食堂做饭，平时轱辘都是收起来的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吃完饭后就用一个网兜把碗滴溜进井里，打上来一点水刷牙。早上也是这样从井里打水洗脸，冬天天太凉，往往几天都懒得洗一次脸。

学校提供的宿舍是院子西边靠近食堂的几间破旧瓦房，没有窗户，阴暗潮湿，里面并排摆满了床铺，怪味杂陈，让人直想反胃，而且干粮还经常被人偷吃。即便这样，也人为患，一铺难求。夏天还好说，晚上自后，我

们几个同村老乡把教室的桌子对在一起，被褥往上面一铺，就成了大通铺。第二天上早自习前，再把桌椅恢复原样。教室的窗户外没有玻璃，冬天来了，就用塑料布一蒙钉起来，也算能遮风挡雨，但通常过不了几天，就会被调皮捣蛋的学生划出道道口子。这可苦了我们这些晚上睡教室的，刺骨的寒风从窗户上的窟窿眼里钻进来，冻得我们一晚上暖不热被窝是常有的事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：小伙子睡凉炕——全凭火力旺。进入交九那几月，天寒地冻，实在冻得受不了，就跟着几个要好的同学到处打游击，先后住过废弃的院子，睡过肮脏的牛棚，打过铺满麦秸的地铺，没有条件洗澡，身上常常生满了虱子。尽管如此，总比睡在八下跑气的教室里暖和多了。

就这样凑凑合合，眨眼就到了初二下半年。后来经过同村一起在这里上学的司文举介绍，我搬到了塘边小屋来住。塘边小屋是个中西结合风格的三间瓦房，据说是清朝末期，由美国传教士盖的福音堂，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作为生产队的仓库。屋里没有隔断，显得很宽敞，唯一不足是原有的5个窗户都被堵了起来，光线不太好。屋子里堆放了不少杂物，还放着普宇奶奶的一口喜板，刚开始时，我总感到有点瘆得慌，不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。我来之前屋里已经住了5个人了：赵普宇、凌团旭、王申校、司文举、吴灿锋。房子是普宇家的，另外我们5个都来自附近几个村庄，其中团旭是许楼村的、申校是灰河村的，文举、灿锋和我一个村，离学校也最远，文举和普宇家有亲戚，灿锋和我都是他介绍来的。我们把几张床并成两个大通铺，三个人挤在一起睡，倒也其乐融融。总算有个相对固定的住处了，比起那些还在四处打游击的同学来心里稍有些许安慰。

学生的主责当然是努力学习。当时，我们这个小屋里学习氛围比较浓厚，大家在一起比着学、摆着干，有啥不会的还可以相互探讨交流一下，哥几个的成绩在两个班里大都名列前茅。我们16个人的脾性各不相同，有的喜动，有的爱静；有的内向，有的活泼；有的直爽，有的含蓄。我和灿锋属于不爱动型，对体育类项目基本不感兴趣，他们几个没事还喜欢打打拳，跑跑步，做做俯撑。有段时间，申校他们几个还经常晚上跑到附近的小王庄去拜师学艺。还有一段，他们又迷上了考古盗墓，时常后半夜出去踩点行动。类似活动我一般都是留守看家，只有到附近村庄去看电影时，我才会积极主动参与。我们几个的共同爱好是练书法，普宇、文举、申校、团旭喜欢练毛笔字，我和灿锋则爱练硬笔字。除了申校、团旭爱练行草外，我们4个都偏爱楷书，只可惜后来都没有好好坚持住，都没有修成什么正果。

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作为一个小集体，我们也联合制定了“室规”，自觉“约法三章”，像不能大声喧哗，不能乱带外人，不能说脏话骂人，等等。当然，亲兄弟在一起还打架呢，何况我们几个正值弄鬼掉猴年龄的小青年？虽说大家之间总体上谦让包容，但难免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，偶尔发生点小矛盾，闹点小别扭，只要有人出来调解一下，相互之间呵呵一笑就算过去了，狗皮袜子没反正，谁也不会去给谁记仇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团结快乐的整体。农忙时节，我们会集体出动去帮助他们几个近点的家里收庄稼；春节假期，再共约去谁家家里写个对联、打打牙祭等。

时光流年，岁月不居。外出求学的日子艰苦而充实，好像不知不觉中就该初中毕业了。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上小中专是最吃香的，考上了小中专，就吃上了商品粮，毕业后还包分配。因此大家都铆足了劲要考小中专，有的甚至不惜在初三一留再留，我们中学校初三一级最多的就上了8年。我初三时学习不错，但面对众多老留级生，第一年想考上也难。1990年我初三毕业，顺理成章地留级了。1991年，我以8分之差与小中专失之交臂，只得转而去上高中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就在那两年，我们6个相继离开了一起住过的塘边小屋，分别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求学。文举考上了许昌的中专学校，团旭去神屋镇上上了陶瓷职业高中，普宇、申校、灿锋和我则到县城上了高中。1994年高中毕业后，我离开家乡北上济南南上军校。普宇比我早一年考到了济南军区医学高等专科学校，灿锋高考落榜后到黑龙

江佳木斯当了消防武警，随后也考上了警校，申校考上了许昌师院，只有团旭因为家里贫穷，高中没上完就辍学了。再后来我们当年同住一个小屋的6个兄弟就天各一方，联系渐少了，但塘边小屋里缔结的那种兄弟情谊永远是我们之间割不断的纽带，在那种艰苦环境中磨炼出来的意志和品格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。

学生时代，一起苦过累过，哭过笑过的日子最是珍贵，那个时候结下的纯真友情也往往是一辈子的。多年以后，每当我们几个再聚首时，就会说起一起住过的塘边小屋，就会共同回忆发生在小屋里的趣事乐事，都感慨它是一块“风水宝地”呢，因为从这个小屋里走出了5个大学生，三个共和国的团职军官。

最近一次见到塘边小屋，是在2017年的初春时节。村子里百木新绿，盛开的桐花像一团团飘浮在半空的粉色云彩，空气中弥漫着久远的浓浓的桐花香气，透彻肺腑。“这还是当年的那个小屋吗？”当我第一眼看到塘边小屋时，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屋子早已破败不堪，房顶上长满了杂草，屋前的蒿子简直比膝盖还深，屋子前后的几棵桐树和杨树也显得老态龙钟。哎，这也难怪，毕竟已经多年不住人了，再好的房屋一旦没了人气儿就破败得特别快。遗憾的是，小屋东边的池塘已被填了起来，改造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动广场，再也难觅当年的踪迹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心里禁不住又生出许多感慨来。

艰苦爬坡过坎的日子虽然当时难熬、难过，难熬、但过后回首，却总是在来路上留下最清晰的脚印。也许随着岁月剥蚀，塘边小屋早晚会坍塌消失，而关于它的珍贵记忆早已沉淀在流年岁月之中，历久弥香。我想我会把塘边小屋的故事作为励志样本讲给更多的人去听的，该吃苦的年龄千万别选择了安逸，其实每个人在成长历程中所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累，所经受的锻炼和磨难，都不会白白浪费的，它早晚会成为你走向成功的助推剂、铺路石。

（作者系河南省汝州市人武部政委）

## 燕子河

◆万坤山

我们村子的西边，有一条美丽的燕子河。

小时候，我很怀疑河里有燕子。后来才知道，燕子河并不是因为河里有燕子，它的原名是严子河，因东汉隐士严光在此地隐居而得名。

严子河，发源于崧村，途经蟒川、王寨、汝南，从夹河史村和栗庄村之间向北流入汝河，是北汝河的主要支流之一。

据老人们讲，经过我们王寨村的严子河，是人们用脚踩出来的。原来，经过王寨村西的有两条小河沟，紧挨村西的叫赵沟河，再往西半里远的，紧挨尹庄村的叫严子河。两条河虽然发源地不同，却走向相同。起初，两条河各走各的道，互不干涉。严子河由栗庄村西入汝河，而赵沟河则由栗庄村东入汝河。

赵沟河现在几乎没有有人注意它了。特别是从小刺湾村的刘莫庄往北，走不上多远，几乎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了。赵沟河发源于蟒川镇，到了王寨乡的冯沟村一带，就基本成形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大搞水利建设的时候，人们在胡庄村西边拦河筑坝，修了个大水

库。至今，这个水库仍在发挥拦洪灌溉作用。再往下游，到了化庙村西，它就和今天的严子河汇合了。

清末民初，在刘莫庄北边的不远处，严子河和赵沟河相距很近，开始不相连。后来，沿岸各村的人们在河滩上放牧牛羊。紧挨王寨村的赵沟河由于上游水库蓄水浇地，经常断流。人们要想让牛羊饮水，就得去严子河。由于两河很近，人们为牛羊饮水方便，就试着用脚踩踩，让严子河水来个西水东调。

就这样，你用脚踩踩，他用小木棍刨一刨，天长日久，河水就流进了赵沟河。由于地势的原因，再加上雨水的冲刷，严子河也就改了道。从此，赵沟河经常流水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严子河下游的一段却慢慢地由沧海变成了良田。今天，人们还能隐隐约约地从尹庄村的东边看到它当年的影子。

由于严子河的助威，赵沟河一流过王寨村，竟然舍掉拐角向东北绕行栗庄村东的旧道，横冲直撞一直正北又和严子河末段的河床合并，一同朝北向汝河奔去。不过，赵沟河在王寨村北的河道，现今仍然存在，它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自己的前世今生。

## 《忠实》当如赵俊杰

——赵俊杰中篇小说精选集读后感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独特品质，就流露在他的眼神里、他的微笑里、他的举手投足间。他很随和，说话时语调时而如小溪潺潺，时而如大江奔腾；缓时语调静美，疾时激情澎湃；声调缓急交错，铿锵有力；手势气势恢宏，释放激情……

许是与文字经常打交道的缘故，年过知天命的人，眼神依然清澈，笑容依然和蔼。

文兄赵俊杰是我尊重的文学前辈，是从政多年的党政干部，也是汝州文学界唯一的一个国家级作协会员。但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，更多的是那种文人的儒雅。

一开口，他说话的声音像水一般从心底流出来。充盈着激情时，他会将手高举起来，伸出食指配合着他说话的节奏。闲谈时，更是在随和中彰显出他高雅的情趣、渊博的学识和深远的智慧。他一边工作，一边坚持写作。他常常把目光放低，关注自己所熟悉的工作和生活。

在他身上，我们能充分感受到中国的知

识分子是没有改变的，是一脉相承的。他们都儒雅，都秉承了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，都肩负着一个学人的使命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贯通的，或许，是灿烂的华夏文化的汁液和部队的大熔炉滋养了他们，锤炼了他们，让他们的本质都以一种传统的形式呈现。

他的这部作品，按我的理解，应该有两种意思，一是对党的事业的忠实，一是对文学事业的忠实。

接触赵俊杰的作品，让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喜爱之情。从他的作品里，总是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他独特的个人风格，浸润在他创造的语境、他的人格学识甚至其风度里。出生于中原大地的赵俊杰，是个典型的中原才子。如他的文章，眉宇之间，尽显清润与儒雅。其作品也以他熟悉的人生阅历和生活场景为叙事背景。如他所说，从文学的创作规律来说，一个作家只有尊重自己的经验，写他熟悉的生活，才能写出最真实的作品。

他的作品人物独特鲜活，叙事简洁流



或有烦心事，腹书净心灵。  
长啸咏旧曲，低吟赋新声。  
从来兴废史，全在后入评。  
多少视与听，吾辈难道明。  
无须八百寿，愿活一百冬。  
修经求李耳，养生学广成。  
亲朋问体况，辛翁亦腿疼。  
老年滞家中，天伦乐融融。

●马忠钧

## 《忠实》当如赵俊杰

——赵俊杰中篇小说精选集读后感

也许，越是有知识的人，越不会摆架子。就像他一样，作家就是这么当的，文章就是这么写的。

毋庸置疑，他对文学的忠实情怀源于他对中原故土深厚的感情，以及对文学创作的情有独钟。他长期的部队生活经历，既给了他深厚的生活积淀，更给了他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。

与此同时，赵俊杰对与人的忠实情怀源于他与一位仁义智信礼的传统文人。他在汝州文学界平易近人，乐于扶持，享誉甚高，对广交朋友删繁就简，既低调淡然，又乐于助人，一双忧患而诚挚的眼睛足以流露出他忠实事业、忠实文学、忠实人生的那种忠实情怀。

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两种状态：一为夕阳下坐着，一为披星戴月地做着。坐着意味安享，做着表明进取。似乎做好后者的，才有资格再去做前者。

赵俊杰当是后者。

李晚伟

·连载·

## 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

8月，毛泽东就威本禹《评李秀成自述》一文作了批示：“江青阅，此文有些道理。”

8月15日，毛泽东在半山腰上他住的那间宽敞的平房里召开会议。

毛泽东在会上谈了同黎笋会谈的情况，并且说，我们要发表声明，支持他们两党不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。

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，最好把我们这样一个立场通报有关的左派党，比如日共、新西兰党、澳大利亚党、印度尼西亚党和亚洲其他一些党。毛泽东说，这个问题恐怕要政治局正式讨论一下再决定，现在还不忙，等到回北京在政治局会上正式做决定。

会上决定，要起草一个简单的复信，答复苏共中央7月30日的来信，谴责他们下令强行召开国际会议筹备会的做法。

16日，刘少奇从广州写信给毛泽东，提出了《关于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建议》。

他建议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，说，各个县分别搞时，一个是缺少办法，一个是县委同下边犯错误干部有牵连。因此，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，在省委、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。一个县可集中工作队人员上万人，声势浩大。省地机关派工作队，上下左右同时清理。建议中央机关也要抽出人组织工作队，科长以上各级干部大体抽出三分之一。再加上其他工作人员，可以有一万至几万人。

17日，“后十条”的修改在广州结束。文件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，提出了“反革命的两面政权”的概念。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，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，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撤开。

当天，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·西拉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。

当天，毛泽东在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上发表讲话。毛泽东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？李富春说，攀枝花地区地理复杂，勘探需要时间，我们缺乏资金，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。毛泽东当即说道，没有钱用我的工资。他说，三线建设的步子太慢，责任在国家计委，并批评国家计委计划方法不当，工作不力；要求立即把三线建设好，把大工厂和科研机关搬进去。

8月18日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8月14日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《北国江南》、《早春二月》的报告作了批示：

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，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，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。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，有些别的，都需要批判。

毛泽东  
八月十八日

同一天，毛泽东作了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。

毛泽东说，有阶级斗争，才有哲学（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）。学哲学的应当下去，参加阶级斗争，身体不好的死不了，多穿点衣服就行了。大学文科这样搞法不成，从书本到书本，从概念到概念不成，书本怎么能出哲学呢？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三部分：科学社会主义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。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。空想社会主义者想说服资本家发善心不行，要依靠无产阶级斗争。

研究哲学的人，认为第一位是哲学。不是，第一位不是哲学，是阶级斗争。因为有压迫者，被压迫者就要反抗找出路，从这一点出发，才有马列主义，才找到了哲学。文科大学生，今冬明春都下去。理工科不动，动一些也可以，其他通通下去。学政治经济学、哲学、法律、历史的通通下去。今冬明春分期分批下去，去参加阶级斗争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学到阶级斗争，学到革命。不搞阶级斗争，搞什么哲学。

现在知识分子穿暖吃饱住好，养尊处优，身体有病，思想有病。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参加阶级斗争，参加“四清”才有生气。

要读书，为需要而读书，为现在斗争去读书，与无目的地去读书不相同，有知识很重要。

社会主义也得灭亡，不灭亡就不行，就没有共产主义。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年、百把千年，就不分质的阶段？我不信。完全一个性质。几百万年不变，我不信。按照辩证法，这是不可设想的。一个原则，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，就搞一百万年，就是一种经济学。辩证法生命，就是不断走向反面。

列宁讲过，凡事都可分。举原子为例，不但原子可分，电子也可分。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。原子核分裂，这门科学还很年轻。近几十年来，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。有质子、反质子、中子、反中子、介子、反介子，这是重的，还有轻的。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，那早就发现了。电线输电，就利用了铜、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。电离层，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。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，总有一天能分裂的。“一尺之捶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。”这是个真理。不信，就试试看。如果有竭，就没有科学了。世界是无限的。时间、空间，是无限的。空间方面，宏观、微观，是无限的。物质是无限可分的。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，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。听了些说法，看了些文章，很欣赏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》上版田昌一的文章。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。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，引了列宁的话。

毛泽东还说，农村工作部专搞包产到户。四大自由，借贷、贸易、雇工、土地买卖自由，过去出过布告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，永远巩固下去，就是搞资本主义。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，只能动地主、买办资产阶级，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。分地给农民，是把封建地主私有制变成个体农民私有制，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。分地并不奇怪，麦克亚瑟在日本分过地。拿破仑也分过。

在说到年轻时研究农村各阶级、各阶层关系，花了十年工夫才搞清楚时，说曾无偿援助个别朋友一点钱。“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。我父亲就是认为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母亲反对他。我父亲死时，送葬的很少；我母亲死时，送葬的很多。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。我说，抢得好。人家没有嘛！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